

失敗的凱歸

飛渡英法海峽

· 沈運曾譯 ·



「魚叉號(Harpon)」，一艘法國掃雷艦，願在海上伴隨勒威，能多遠便多遠。「安托艾妮蒂」之另一個後勤部隊，為來自當年的「馬可尼(Marconi)」無線電報系統。至於《每日郵報》記者哈潑先生，他更是不願錯過此一偉大行動的每一秒鐘，運用通天本領，聯絡上英國多佛港(Dover)提供氣象報告，這也算是有史以來第一遭。

那晚將飛機做了靜態測試後，拉范法索和其餘的機組人員，便各回山嘉特的旅館休息。因不屑於當地的小旅館設施，勒威選擇開車到加來，住進城裡最豪華的酒店。

由於他對自己飛行技術充滿無比的信心，那一晚勒威或許是全組人員中睡得最好的。拉范法索經常掛念著他的飛機可能失敗，蓋世坦畢則擔心，如果失敗，可能對公司造成如何的影響，但人人都關心著勒威的安全。因那時期的航行學非常粗略，可以說幾乎沒有，很容易聯想到如果飛行員不知不覺向東偏航太多，錯失英國海岸線。最後油料用光豈不墜毀北海之中？果真如此，連找到飛機和駕駛員的機會也沒有！

十九日天剛拂曉，靜風有霧，哈潑以無線電收聽從多佛港報來的天氣，看來相當有利。於是拉范法索趕到加來叫醒勒威，然後等飛行時「魚叉號」靠近以便上船。勒威一到山嘉特

立即爬上飛機，由一組馬隊拖著「安托艾妮蒂」到一哩半外的起飛點白鼻岬(Cap Blanc Nez)，走了一半，飛機使用自己的動力滑行剩下的距離。這時已有數百位瞧熱鬧的民眾聚集在那兒，其中還有記者和攝影師。忙得四處張羅的哈潑與多佛聯絡上，告知英國人，勒威就快起飛了。

這期間，「魚叉號」已駛離港口，至離岸約兩哩處之預定停留點繞圈兒。六點鐘，船員發射艦砲，那是已到定位之信號。

看到「魚叉號」的信號半小時後，勒威才爬進駕駛艙，打手勢叫地勤人員扳轉螺旋，引擎咳嗽了好幾次，然後啟動，不停噴吐著一團團的黑烟。飛行員把油門來回拉推數次，滿意了，才大聲通知機



勒威落水後，冷靜地抽烟等待救援的影像傳遍全球各報



為記者及群眾包圍的海峽飛行失敗者，亦即歐洲三大最佳單身漢之一的休伯特勒威

械士放手飛行。

飛機向前傾斜，動作沉重而吃力，不久獲得足夠速度，猛然升起，周圍心懷敬畏的觀眾，眼見美麗的航空器從他們頭上飛過，不禁歡呼鼓掌不已。

勒威在場上繞了幾圈，逐漸爬升到一千呎，在那個時代，簡直是 unimaginable 的高度（一個月後在藍斯，他創紀錄的高度僅僅五百零六呎）。他朝向法國的懸崖飛去，要穿過海峽才能到達目的地——一處叫莎士比亞斷崖(Shakespeare Cliff)頂上的一片草場。距多佛城不遠。

勒威是在「魚叉號」信號砲之後，整整三十分鐘才離場，這令艦長十分擔憂。對他來說



「安托艾妮蒂」在海峽中短暫泡水後，被吊上岸情形

，信號砲應有雙重意義：除了告知勒威船艦已到達位置準備好之外，也有應立刻起飛的意思。

等了三十分鐘還沒消息，艦長怕勒威已經出事墜海，所以將船轉向駛回港口——正好趕上勒威迎面而來。等到「魚叉」再以一百八十度轉向出去時，勒威已經不見蹤影——他掉到水裡去了。

以下的十分鐘，便是勒威的遭遇。《飛航(Eagle)》雜誌描述道：「在整個人生百感中，我不知道還有任何比身在大海上空一千英尺的飛機中，突遭引擎熄火時更令人膽顫心驚的！照勒威的話，他說：『我忙著檢查身邊所及的

一切電力接頭後，無助可求，我聽出八隻汽缸中有一隻以上熄火了。我簡直要瘋了！我推桿下降，幸好是以直線長距離滑翔下來，能以水平姿態撞及海面，而沒有俯衝，入水的時速大約為四十到四十五哩，就停在水面像一隻橡木瓶塞。我忙舉起雙腳放在一橫架上以免弄濕。這才開了烟盒，點上一支香烟，靜等掃雷艦到來，再也沒別的事好做了。』

毛病出在哪兒？沒人確知。威爾伯萊特當年稍早曾參觀過「安托艾妮蒂」工廠，檢驗過引擎，確知該燃料噴射系統，在潮濕情況下，一定會不可靠。建議拉范法索在海洋上空飛行應依靠標準的汽化器。但另一方面，瑞尼湯瑪士(Rene Thomas)——不久後為該公司機械士，後轉為飛行員——則深信熄火是因為拉范法索沒把燃料過濾，燃油噴射口過窄，這應為致命的問題。

拉范法索本人則兩者都不願承認，他確認完全是飛機運送過程中一路顛簸，把引擎內某重要零件搖鬆，升空後脫落所致。

使拉范法索大感狼狽和失望的是營救飛機，明明是落水後並未損壞的完好航空器，卻變成鬧劇般的謬誤結局。飛機運到加來時已經成為一堆殘骸，原因是飛機先繫在「魚叉號」旁等待轉交一艘拖船。而搬運員未考慮機身內滿盛海水，一吊起，水便流至兩端，使飛機結構承受無比壓力，加上加來城的紀念品搜集狂們，比拉范法索先到一步，除了鉚釘和螺絲牢固之處外，一架飛機被拔得精光。

拉范法索雖十分生氣，但仍能保持鎮定，他派勒威到巴黎去監督另一架飛機的運送工作。這次是他的新型「安托艾妮蒂第七」，將作第二次橫渡海峽嘗試。不過

，新機還未試飛呢。

當勒威去巴黎途中，拉范法索舉行了一次記者會。他把對勒威和墜機的失望隱藏起來，直視記者們的雙眼說：「諸位，請稍注意一下，『安托艾妮蒂』引擎之失敗，僅為一次意外事件，如此而已。你怎麼知道不會？連馬車也會翻覆的，重要的乃是本人開發的機器，可在陸地上跑、空中飛，還在水裡游泳。」

翌日，拉范法索的宿敵布萊里奧正式報名參賽，七月二十五日，抱著意想不到的勇氣和決心，藉著好運之助，布萊里奧利用凌晨短暫的好天氣，駕其「布萊里奧第十一型(Bleriot XI)」單翼機，就在勒威失敗處加來城附近，於晨間四點四十一分起飛，三十六分鐘後，在多佛堡(Dover Castle)旁降落，時為五點十七分。已由巴黎回來的勒威，錯失了此一轉瞬即逝之最佳天候。因為那天「安托艾妮蒂」小組沒人早點去叫他起牀。

勒威確也在七月二十五日當天作了第二次嘗試，但再次遭難。這次一直飛到離多佛僅剩一又二分之一哩路程時，又因引擎故障而失敗。

奇怪的是，勒威雖一再失敗摔機，卻絲毫未影響其在公眾的形象。他攀扶於墜海的駕艙中，悠悠地點燃並叨著一枝烟，等待搜救船艇到來救助的照片，實際上全世界，幾乎每家報紙都刊載出來，立刻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人——一位不僅為了他所試圖完成之目標，但也瞭解如何面對失敗的真正英雄。他勇往直前，雖曾兩度失敗。但那不是法國人的看法，他們眼中的形象是：一位內心充滿勇氣和冷靜沉著的法國青年，駕駛一架漂亮的法製飛機，試圖飛越英法海峽的插曲，整個轉變成一場國際競賽的凱旋。



1909年7月19日凌晨日光中勒威起飛時之剪影

當另一位更知名的法國人，拿走了《每日郵報》的獎金後，勒威從競賽中獲取追求成為明星的滋味。在接下來的數月中，他跑遍歐洲及美國各地，參加各種航空大會，締造好多項世界紀錄，所到之處，無不引起萬千觀眾為之瘋狂！但他卻再也沒挑戰飛越海峽了。

兩年後，勒威宣布，他已倦於飛行比賽。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，離法去非洲進行狩獵旅行。根據某些報導，他可能正苦於肺結核。一九一二年六月，勒威不幸逝世，據稱，為他所擊傷的一隻憤怒野牛所殺。

在他死後兩年，勒威再度在新聞中出現，《避風港雜誌(Journal du havre)》的一篇文章

中說，在今天的查德(Chad)，法國殖民地陸軍守備部隊司令官，於檢查勒威遺體及現場後發現，有強烈的證據顯示，其死亡不尋常，深信勒威可能被一名或多名當地腳伏所殺。由於當時司令官已經無法證明其疑慮，遂將其調查草率結束。至於何以經過兩年之久，消息才見報，則無人得知了。

可悲的是，當布萊里奧的飛機和飛行功績早已傳遍世界的今天，世人很快便忘記「安托艾妮蒂」的飛行員，甚至沒人聽說過休伯特勒威，這位面對兩次高調宣傳，並帶有法國人沉著自恃的失敗，令人困窘的居然能被淘汰者，轉換為世界級家喻戶曉的明星人物，真是令人意外。亦可見當年勒威個人的魅力有多麼大了。

附記——追求革新的拉范法索

自勒威試圖飛渡海峽失敗後，里昂拉范法索便致力於改良「安托艾妮蒂」為競賽用飛機。到一九一一年底，歐美地區共有十多次大城市主辦的航空大賽，「安托艾妮蒂」多次參賽，不僅勒威一人，至少尚有十五名其他飛行員出馬。到一九一〇年夏秋之交，情勢已顯而易見，不論在競賽中能獲得多少成功，「安」式機漸漸地已成為過時而陳舊。主因乃是：大家以該機著名的「重力比(Dowdall weight ration)」引擎為目標，推出改良型及更優良的引擎頻頻出現，特別是「諾恩星型發動機(Gnome rotary engine)」。結果，「安托艾妮公司」只好關門大吉。而拉范法索，因一世英名逐漸暗淡而急起直追，他選擇了設計飛機而不再只是引擎。他的創作是一「單一匯集式(Monobloc)」或是軍用三座機，並非為競賽而設計的。反之，里昂意欲將其送入法軍，已訂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內試飛，假如獲選，那他們

公司非但不會關門，還將是開發另一座金礦的開始。

就設計及創新而言，「Monobloc」實在是太超前，比它那時代要先進好多年。甚至還未曾試飛，便遭受諸多莫名其妙的意見和批評。當試飛時，由於他那六十四馬力的引擎，太不適合沉重的單翼機，飛機根本沒法升空，次月，公司宣告倒閉。拉范法索便從航空界失蹤了七年。

直到一九一八年底，里昂完全在祕密中進行，他又設計了另一新航空器，他仍希望能提供給法國軍方。他找休伯特勒威的堂兄弟，一位水上飛機製造公司老板簡勒威(Jean Latham)來承造，又找到原「安托艾妮公司」創辦人蓋世坦畢之子羅勃(Robert Gasambide)作財務支援。結果令全球航空界吃驚的，另一架蓋世坦畢與拉范法索合作之雙翼機問世，稱為「蓋——拉可變翼面雙翼機(G-I Variable Wing Biplane)」，製成原型機兩架：一架用作轟炸機，另一為運輸機。轟炸機從未飛過，但另一架則參加一九二〇年由法國陸軍主辦之「安全獎金大賽(Prix de la Sécurité)」。此一比賽係規定在一公里長兩點間之直線飛行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者奪魁，可獨得一萬法郎獎金之外，保證訂購優勝之飛機兩架。當年十月，拉范法索一生最後設計之飛機終於贏得大獎。

十六個月之後，里昂拉范法索為嚴重心臟病擊倒！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病逝於巴黎醫院，得年五十八歲。實際上，這時他已身無分文，而陪伴他四週的是妻子和六名子女。雖然，今天他確實不為世人所熟知，但任何熟悉航空事業萌芽時期人士，卻無人不知里昂拉范法索，在照耀飛行黎明到來的黑暗中，他是多麼努力發光而有益的啊。(完)